

我与晚报的故事

一段难忘的陪伴

朱君汉

秋去冬来,新的一年到来前,我都会早早地着手准备做几件“大事”。首先去照相馆拍一张单身照片。接下来是给各地的战友寄一张明信片(贺卡)。然后再去书店买一本挂历,挂历配图必须是国画山水,或花鸟画。最后一件“大事”,那就是订一份《舟山晚报》。几十年未曾间断。

这几件事中,拍标准像的历史最久,从少年到白头,已经坚持了整整六十年,照片也从最初的1寸黑白照片,发展到后来的2寸彩色照片。随着科技的进步、手机的普及,明信片(贺卡)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,而挂历也已淡出了寻常百姓家。只有那每天按时送达的《舟山晚报》,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从童年时的《中国少年报》,到成年后的《新民晚报》,再到后来的《舟山晚报》,阅报一直是我的爱好之一。报纸是我了解国家大事、时事动态、社会生活的最好窗口,也是获取知识的渠道。我喜欢看文史类文章,尤其关注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,遇到好的文章就会剪报收藏。但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给报社投稿。

让我与《舟山日报》以及后来的《舟山晚报》真正结缘,一切都要源于好友刘胜刚。我与胜刚虽不是同一所学校,却是真正的战友,共同经历过狂风暴雨的洗礼,又先后报名去祖国的北疆,成为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。返城后,我在皮革厂工作,而他顶职到白泉某粮管所工作,不久后凭借自己的努力,通过招聘考试,成为舟山日报社的一名记者。

1985年春,我有幸参加县广播站组织的通讯员培训班,第一次对新闻报道工作有了一点粗略的了解。短短的几天听课结束后,组织者带着我们下工厂采访,并要求每个学员回来后必须完成一篇作业。定海春蕾服装厂厂长韩声人艰苦创业的事迹感染了我。临阵磨枪,现学现卖,总算完成了上面布置的任务。

不知道文章是否符合新闻报道的要求,我就找到了好友刘胜刚,胜刚认真地帮我看了一遍,并热忱鼓励我给日报投稿,没想到文章很快就登上了《舟山日报》显著位置。从此,胜刚就成了我在新闻报道方面的引路人。

胜刚年轻有为,才气过人,很快从一名普通的记者,成长为报社的编辑、副总编辑。为了更好地传播信息,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,让报纸能更加贴近生活、走近群众。他和同事们大胆创新,不断探索办报新思路、新模式。也是在此期间,他多次主动约我给报社写稿,除了通讯报道,他还启发我可以写些散文、游记以及在北大荒屯垦戍边的经历等等。他甚至大胆邀请我给《舟山日报》《东方信息导报》配插图、画刊头画、题饰,并专门为“法制经纬”等栏目配上漫画小品。

1996年1月1日,《舟山晚报》正式创刊发行,很快就以其独特的区域特色、熟悉的风土人情、丰富多彩的内容赢得了观众的喜欢。当时,我已调到定海建设开发公司,工作繁忙。胜刚也已成为晚报的主要负责人,肩上的担子更重,责任更大,我们之间的合作虽有所减少,但我对报纸的关注与支持一如既往。当时我家住在桔园南区,与报社是邻居,社会动态、群众需要或建议,我都会及时地向报社反映,而报社的记者也经常主动走访社区,听取民情民意,双方互动频繁。当时,年轻的女记者郑小梅特意登门拜访,采访我家的书画花草,让我意外收获了一份养花达人的荣耀。

出于对《舟山晚报》的偏爱和对老朋友的支持,同时也给员工增加一份福利,我为公司每个人均订阅了一份《舟山晚报》。退休后,我又继续自费订阅《舟山晚报》,因为这份墨香书韵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。一饭一茶一张报,让心收获温暖的珍藏。

前些日子,看到晚报推出“我与晚报的故事”专栏,不免感慨万千。30年过去了,令人痛心的是好友胜刚不幸英年早逝,吾亦老矣,而《舟山晚报》正年轻。三十而立,愿《舟山晚报》行稳致远,进而有为,永远充满青春活力与勃勃生机,继续为百姓服务,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。就如同编者按所言:纸短情长,愿这份陪伴,继续温暖彼此的岁月。

人在旅途

莫愁酒馆

小刀来如 文/摄



西塘黄昏,暮色如陈年黄酒,将水巷晕染成温润琥珀。避开酒吧街喧闹,沿青石板路漫行,“莫愁酒馆”的木招牌悬于檐下,两盏红灯笼透着含蓄暖意,推门时风铃轻响。

酒馆不大,六七张旧木桌,灯光昏黄。吧台后发福的中年老板娘正擦玻璃杯,抬头时,眼角细纹漾开笑意:“随便坐。”选临街位置坐下,门外小河静静流淌,对岸黛瓦粉墙的倒影被小船划碎又聚拢。点一杯招牌莫吉托,等待时,目光被墙上照片吸引——大多是散照,唯有一张放大的非主流合影格外醒目:三个年轻女孩搂肩而笑,中间抱吉他的清秀姑娘,正是老板娘。照片右下角写着“莫愁酒馆,2015年秋”。

“那是我和两个最好的姐妹。”老板娘端来淡紫色酒液,声音柔软。二十年前,三个怀揣音乐梦的女孩凑钱盘下这间阁楼,一个唱歌、一个弹吉他、一个管账,小酒馆里挤满歌声与笑声,混着江南水乡的散漫宁静。“后来生活不易。”她擦杯子的手顿了顿,“一个为筹父亲医药费去了广州电子厂,手指从琴弦转向流水线;一个嫁人后因婆家反对,渐渐断了联系。”只剩她守着酒馆,为生计学调酒,记客喜,长年熬夜操心,让苗条身形变得臃肿,清亮嗓音添了沙哑。

暮色完全沉入河巷,沿河灯笼次第亮起。有老客提议:“老板娘,唱一首当年的歌吧?”她犹豫片刻,抱起角落那把漆色斑驳、琴弦锃亮的旧吉他。沙哑的嗓音响起,唱的是童安格《梦开始的地方》:“人来人往/有些爱永不更改/在你我忘了珍惜的时候/最美好的已远走。”歌声低低沉沉,像河底摇曳的水草。她抬眼望向墙上的照片,目光温柔而

空茫,仿佛看见十年前的白裙少女穿过时光,与灯下的自己对视。客人们静静聆听,这歌唱的是三个女孩再也回不去的曾经,也是每个人被时间推着走的无奈。

曲终,掌声轻轻响起。老板娘微微欠身,笑容里有疲惫、释然,还有扎根生活的韧性。杯中酒尽,该走了。

走出酒馆,西塘已浸在温婉夜色中。回望“莫愁酒馆”,招牌在水面投下暖光。沿青石板路往回走,青柠和薄荷的清甜微涩,混合歌声的沙哑,固执地留在舌尖与耳畔。

忽然明白,三个女孩的梦从未破碎,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。有人把琴弦的震动藏进流水线的节奏,有人把年轻的和声化作灶台边的哼唱,而守店的她,把所有旋律都酿进了酒里,等每一个偶然推门的客人,在微醺中听见时光深处的回响。

“如果能回到梦开始的地方,你能否不顾一切流浪远方”。莫愁,在老板娘每一次擦杯子的动作里延续,在每一杯新调的酒里发酵,在每一个听到歌声湿润的眼眶里重生。那笑容之所以明亮,是因为它穿越十年风雨,仍能点亮这方小小空间。

远处酒吧街的喧闹隔着水传来,模糊如另一个世界。这里静得能听见时间流淌的声音。酒馆像一个未完的乐句,在急速变化的时代里保持着自己的节拍。

莫愁酒馆的风铃还会在下一个黄昏响起。而这条归途上带走的,不是对逝去青春的哀愁,而是一种安静的启示:原来生活从不曾真正带走什么,它只是把一切重新安排,等我们在合适的时候,以新的方式重逢。

我与晚报的故事

一路呵护一路爱

徐国南

我和《舟山晚报》的结识已有十八个年头。2007年10月,我将一篇游记《惊越古冬缆索桥》寄给晚报,因从未给晚报投稿,本是抱着尝试的心态。孰料稿子发出后一个月左右,11月20日晚报的“城市心情”版中居然有我的那篇小作。这对他人来说可能微不足道,可我的心海里却荡起涟漪,颇有几分激动。

此后,我的小作陆续刊于晚报的“城市心情”版,如《花盆中的小生命》《母亲的厚爱》《番薯情缘》等。曾有几回,我期盼着稿子见报,等得不耐烦时就打电话给编辑老师,不好意思问稿子能否录用,而是问“稿子质量如何”,编辑老师总是给予肯定,由此增添了我写作的信心和勇气。《永远消逝的池塘》《深山探猴》《荠菜蓬勃裹饺香》等文章相继见报,每年发表多则五六篇,少则两三篇。那时候,有同事说我成了“晚报专业户”。

由于在晚报刊了几篇小作,自以为有了点文字功底,慢慢开始投寄其他报刊。承蒙

编辑关爱,《四明深处》《生命可敬》《书店客稀》《忆柳街老街》等先后刊于《浙江教育报》《舟山日报》等,这更坚定了我文学道路上不断跋涉的勇气和信心。

2017年5月,刚退休的我与朋友相约远足大西北,返回后写了几篇游记,与编辑老师联系。她当即很热情地说“寄给我”,并叫我发了几幅摄于大西北的相关照片。没多久,在8月22日的“老爸老妈”周刊上,两篇游记经修改整合后见报,篇幅占了整整一个版面。

2019年,在编辑老师的鼓励下,我加入了定海区作协。后来又加入了市作协。近几年,我也积极参与如市总工会、市教育局等主办的一些征文比赛,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2023年,我的征文《这里风景独好》还有幸刊于《浙江作家》。

我在文学创作中取得的每一点进步,都离不开晚报的相伴。以后的岁月,我将继续奋力跋涉,坚持创作,为晚年生活添彩。